

南宋道士留用光的生平、傳記資料與形象建構

梁斯韻（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留用光（1146?-1206），號冲靖先生，字道輝，信州貴溪人，龍虎山道士。目前學界對留用光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與温州文人蔣叔輿（1162-1223）的師徒之交，並啟導蔣氏歷時二十年，刪合成「《黃籙齋儀》三十六卷，《自然齋儀》一十五卷，《度人修齋行香誦經儀》二十四卷，總之曰《靈寶玉檢》，合七十五卷。」¹《黃籙齋儀》即收錄於《正統道藏》的《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五十七卷，²其中超過一半卷目皆題為「三洞法師冲靖先生留用光傳授」。

然而，除了《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的零星論述讓我們得知留用光在齋法的師承及取態外，現今留下來的傳記資料多記述他入朝行法、祈晴禱雨，以致振興龍虎山的事蹟（參附表：留用光生平）。³相關傳記資料包括：1.附錄於《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的高文虎（1134-?）〈宋冲靖先生留君傳〉、2.張天雨（1276-1342）編集之《玄品錄》之留用光傳（5.23-24）、3.元明善（1269-1322）編撰的《龍虎山志》及4.婁近垣（1689-1776）重修的《龍虎山志》收入的「留用光傳」。

上述四份傳記資料分別屬於三個時期、三種角度的傳記書寫；而且隨著時間的沉澱，這些傳記所展現的留用光個人形象愈益立體，集入朝高道、五雷宗師、司雨黑龍、龍虎山上清宮振興者的多重身份。本文將概略檢視各傳記的寫作取向及對留用光形象的塑造。

一、入朝高道 南宋高文虎〈冲靖先生留君傳〉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附錄之〈宋冲靖先生留君傳〉是由「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高文虎撰並書」。高文虎（1134-?），明州人，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輾轉遷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寧宗時（1194-1224）遷中書舍人，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⁸在留用光傳記中，提及高文虎有「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這帶有實際權力的道官差遣。⁹據《宋會要》所記，高文虎在嘉定元年（1208）二月被左諫議大夫傅伯成劾為「詭譎傾邪」，令高氏終從「華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之職上被罷廢。¹⁰故〈宋冲靖先生留君傳〉應是高文虎於留用光死後兩年內撰寫的。作為與留用光同時代的道官，高文虎的記述無疑較忠實地呈現留用光入朝受帝王賞識的經歷：在孝宗（1162-1189在位）、光宗（1189-1194在位）和寧宗（1194-1224在位）三朝，應君主之命祈禳禱雨，解決了內廷危

機，甚至保留了一些留氏與皇帝的對答，並有居於竹宮（太一宮）¹¹之日常生活紀錄。

〈宋冲靖先生留君傳〉先概略記述留用光的家世、受法、為學，指出他學於上清正一宮道士蔡元久，是王道堅的四傳弟子。¹²淳熙丁未（十四年，1187），留用光因應衢州太守沈作礪持禮屈請而呼吒鬼神致雨，亦開展了他入朝行法的契機。

衢州禱雨後不久，留用光應孝宗之召，赴太一宮致雨，刊鐵券、驅龍師，¹³結果天降大雨。後遭諭，令龍歸，終使雨停日出。孝宗對留氏甚為嘉許，召見於選德殿，更賜牙簡金綵，授右街道錄（《立成儀》57.5）。¹⁴然留用光似乎很快便請辭歸龍虎山，待一年後（淳熙十五年〔1188〕），留氏又再應召赴朝禱雨；入朝途中已降雨，孝宗認為這是留氏「行業清高，精誠感格」之故，故御書此八字賜之。至該年冬天，留氏受詔行法降雪，亦得孝宗拜其為「主管教門公事，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管轄」。¹⁵留用光禱雨感格上天之舉在光宗、寧宗朝仍有紀錄，如紹熙元年（1190）光宗即位，留氏夜拜章祈雪成功，擢升為左街道錄、太一宮都監；寧宗嘉泰壬戌（二年，1202），歲旱，留用光方登壇行法，雨便降下，故被寧宗稱為「雨師」，並賜宸翰牙簡。翌年，留用光為上祈雨，使郊祀禮成，這令留用光最後官至左右街道錄。



留用光應孝宗之召，赴太一宮致雨，刊鐵券、驅龍師。此為《道法會元》之玉府五雷法鐵券。（57.8）

除了禱雨外，留用光還為皇室祈禳、修齋。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打算讓位於光宗，然光宗身體偶有抱恙，孝宗便請留用光行法祓禳，更驚現巨神披髮橫劍殿下。後光宗痊愈，便賜號冲靖先

生子留氏。另外，除了為壽康皇后設醮，留用光自居太一宮，王侯諸公貴人皆爭相禮聘延請其建齋祈福，又以符水濟人，親撰章、詞、表、疏、牒、檄等科儀文書。

高文虎在傳記中明顯地為留用光塑造了一個入朝高道的形象，他不單在傳記中記述留氏多次禱雨、行儀應驗，為皇帝器重，也記述了一些留用光救急扶危、輕財好施的事蹟。值得注意的是，高文虎頗細緻地記載了一段孝宗與留用光的對答：「壽宮劉貴妃薨，¹⁶宮中修黃籙齋，卻反有鬼魂夜至，故孝宗向留氏問鬼神之事，留用光回應：『一陰一陽之謂道。鬼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聚成形，散為炁。道家聚炁復神之法，鬼神之情狀可窺矣。』」（57.6b）接著留氏又勸孝宗鑲傳《正一旨要》。傳記後一段小贊，更明確的顯示高文虎是在明君與高道相得益彰的解讀下理解留用光入朝禱雨之靈驗：

贊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宣室夜問鬼神之事，則鬼神尚矣。孝宗明英睿，非帝可及，便殿所咨，猶奉拳拳乎，茲挺挺哉。留君能以正對。夫以三靈和同，則動天地，順雨暘，不難於力……（57.9a）

小贊借漢文帝召見賈生問鬼神之事，頌英睿的宋孝宗以誠懇、正直的態度咨問鬼神，而留用光又能以合宜的答案回應之，這便能感動天地，雨陽調順，天地人三靈洽和。

二、五雷宗師與司雨黑龍 元代元明善的《龍虎山志》與張天雨的《玄品錄》

南宋以後，元明善（1269-1322）編撰的《龍虎山志》與張天雨（1276-1342）《玄品錄》皆有收入留用光的傳記，而且兩份元代的傳記內容幾近全然相同，甚至出現同樣年代的錯訛。¹⁷



龍虎山天師府內供奉的天師像

元明善編輯的《龍虎山志》已不全，然現今留下來的明代《續修龍虎山志》卻是按元氏的舊志重修。¹⁸清婁近垣在重新編輯山志時，對舊志的增漏作了以下記述：

[龍虎]山有舊志三卷，首刊元翰林院侍講學士元明善編輯，明工部左侍郎張鉞校。五十代、五十一代天師張國祥、顯庸修，建武後學王三極續

校。向病其闕略，及讀志中舊序，始知元編舊志已為四十三代耆山天師增修至十卷矣……¹⁹

這顯示元明善的舊志最少經過明代工部左侍郎張鉞校、四十三代耆山天師（張字初，1359-1410）的增修，又有明末五十代、五十一代天師張國祥（?-1612）、張顯庸（1587-1636）的續修，才成今本明末《續修龍虎山志》。

儘管如此，我們仍是可基於下面兩條線索發現明末《續修龍虎山志》中的「留用光傳」很可能早見於元明善的舊志。第一，《續修龍虎山志》今仍保留了元明善於延祐元年（1314）正月撰寫的〈龍虎山志序〉，記龍虎山張氏數百年來益振朝廷，並非以神仙巫祝為本旨，更頌王道堅、留用光等四人以清靜無為開示君主：

端平（1234-1236）初，²⁰徵留用光入朝答使者曰：「歸奏天子，治天下道德五千言足矣。山野人來將奚益？」²¹

這段文字不見於南宋高文虎的記述，卻收入《續修龍虎山志》的「留用光傳」中，故在元氏舊志中應已收留用光之傳記。而第二項線索則是傳記中記張輔元授「天心五雷秘旨」予留用光，又謂這張輔元即漢天師張道陵。後世向來尊稱漢天師為「輔漢真人」、「張輔漢氏」；循此思考脈絡，我們便可理解漢天師在元代以「張輔元」之名顯聖。故《續修龍虎山志》中的「留用光傳」應原撰於元代。

另外，元張天雨《玄品錄》收錄留用光的傳記，內容與元氏舊志所記幾無差異。《玄品錄》有一序文寫於「乙亥歲（1335）秋九月十四日」，全書分十品：道德、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道華。²²值得注意的是，元明善序中提及同樣以清靜無為開示君主的王道堅在《玄品錄》屬「道言」，但留用光傳記卻劃分至「道術」。

這兩份元代傳記的重點已不是留用光入朝行法，又在留氏學法和衢州禱雨兩事上加入了一些奇詭而神秘的記載。

高文虎記留用光受法於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道士蔡元久（王道堅三世徒孫），又專以玉府五雷法、正一法為宗主（57.5）。然至兩份元代傳記全然沒提及蔡元久、王道堅，反而將留用光學習五雷法與漢天師之顯聖傳說結合，記留氏遊南嶽至撫州，路上遇見自稱為張輔元之道人。留用光路途上對肆意輕慢無禮的張輔元仍殷勤敬侍，至長沙，張授留用光「天心五雷法」。²³而兩部《龍虎山志》更在傳中補記這張輔元或是漢天師。

按《太上天壇玉格》（收於《道法會元》卷249-250）所記，行法品秩有四類：天樞院、北極驅邪院、玉府、神霄。而「五雷」是指天雷、神雷、龍雷、水雷、社令雷，行法者可指役五雷助其祈晴禱雨、驅遣災禍、鍊魂解冤、驅祟治病（249.14、250.4）。²⁴而關於張天師傳授天心五雷法，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在〈宋代の雷儀——神霄運動と道家南宗につえて略説〉一文已表示正一派在南宋時道教開始收編一些新興的法術，其對天心正

法、五雷法的吸收，可以從一種以雷對雷的戰爭（以正一五雷法對付神霄等雷法）來解讀。²⁵如此看來，元、明時的留用光傳，提及其南嶽²⁶遇張天師，並從得授（天心）五雷法，這些都要在南宋以後張天師信仰的普及、正一吸收新興法術的背景下理解。

當然，留用光行五雷法的形象深化也非無的放矢。袁桷（1266-1327）於元大德年間（1297-1307）至泰定元年（1324）歷任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翰林直學士，他曾擬封誥「五雷宗師冲靖先生留用光特加封五雷宗師冲靖至德昭應真人」，現收錄於袁桷的《清容居士集》（37.13-14）。可以想像，留用光的五雷宗師形象在元代深入人心。

而對於衢州郡守延請留用光禱雨的過程，兩部元代傳記有奇詭的描述：「郡守沈作礪夜夢黑龍蟠於城隍廟門〔在府治西南面城，坐龜峰之首〕。²⁷沈作礪視之，見留用光醉臥，後延請留氏禱雨，大應。」這些描述包括了「城隍」、「黑龍」，結合前文提及「天心五雷法」，再次豐富了留用光行天心五雷法的形象。《玄品錄》將留用光的傳記劃分為「道術」，這自可見其施術者、五雷宗師、司雨黑龍的形象被深化。

三、龍虎山上清宮的振興者 清代婁近垣《龍虎山志》

婁近垣（1689-1776）²⁸《（重修）龍虎山志》中也收錄「留用光傳」。此志成書於乾隆五年（1740），是婁氏因感年歲久遠，簡冊散失，當時的山志已非元明善所輯的全冊，掛漏頗多，冗雜無次；在吳郡顧尊光旁搜遠索，考信辨疑數十條的基礎下，婁氏重新修志：

（婁近）垣以一介草莽，遭遇寵光，思祖庭勝蹟久未編集，實耿於懷，爰稽往籍，并述新恩。繪音宸翰之輝煌、瓊闕瑤臺之壯麗、山川之靈異、人物之瑰奇，與夫爵祿田賦之增設、詩詞記序之敷揚，廣收畢弋，類聚群分，合得一十六卷，以成是山之志……²⁹

從引文可見，婁近垣重修《龍虎山志》強調考信辨疑，又補充了爵祿田賦、詩詞記序等資料。故此部留用光傳記基本內容雖然沿襲自元代的舊山志，然元代傳記的生平年代錯訛，至此已得改正，又補充了事件發生的年份。事實上，重修的山志更著重以龍虎山本位的角度描述留氏生平；加上《龍虎山志·藝文》中亦收錄了留用光的表、帖文等，使好些留氏任上清宮管轄時的一手資料不致蒙塵，亦令留用光又儼然成為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的振興者。

婁近垣在傳記開首補記留用光師承蔡元久，若結合《（重修）龍虎山志》中其他宋代人物的傳記，我們可整理留用光的師承³⁰如下：

張繼先→王道堅→王鑿義→王洞章→蔡元久→留用光

其中張繼先、王道堅、王洞章有傳，連同王鑿義皆是入朝道士。而王道堅更多番與留用光並舉，作為規勸君主、不出長生丹訣炫惑事之表率。³¹雖記留用光非如祖輩般隨師入朝，是憑個人行法靈驗而見聞於孝宗；但透過婁近垣的記述，留用光嗣法於龍虎山全然有跡可尋。

留用光自孝宗朝開始，已充任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管轄。然留氏大部分時間似乎只是留於朝廷、京城太一宮中，或間中行化江浙，主持齋醮。他基本上除了首次赴朝為孝宗禱雨後曾請歸龍虎山外，他多次向皇帝請辭及請歸山均不得要領。直至嘉泰甲子（1204）才有記錄他可還山校定黃籙科儀。因此，現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可追溯留氏在龍虎山上的活動。婁近垣《龍虎山志》亦只記於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留氏將原在上清宮西之雲錦觀遷至王家塘。³²

然而，留用光出身於上清正一宮，又作為上清正一宮之管轄，再加上其於孝、光、寧宗三朝蒙恩受重用，這自然為龍虎山上清宮爭取好些恩恤，這包括重修上清宮、免租徭和設立長生局。寧宗因留氏之故出內帑錢帛，為上清正一宮葺理翻新宮室。另元虞集（1272-1348）在〈龍虎山道藏銘〉序中記留用光在這次葺新中，將藏室內的道經，皆以黃金泥封緘。惜至虞集之時，因上清宮大火已不存。³³

婁近垣重編的留用光傳記比前代山志的記述多了「特免（上清宮）差徭，復為甲乙，奏立長生局，許置莊田飯眾，增賁舊規。」³⁴這些資料的補充，應是建基兩份留用光關於租徭回賦的帖文。

慶元四年（1198），留用光曾上〈崇寧四年賜上清觀田畝以食道眾蠲免租徭帖文〉，向上進狀陳求蠲免自北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朝廷因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1092-1127）而撥賜的莊田租徭。³⁵結果是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所立的〈上清正一宮碑〉，記留用光所求被應允：「再被宸恩，特免科徭，復為甲乙。」³⁶所謂「甲乙」是相對十方的管理制度：十方是指宮觀由朝廷供養，財產歸國家所有；而甲乙則全歸宮觀所有，其田產收入，不用上繳朝廷，意味著經濟的自給自足。³⁷

另外，留用光為了進一步確保上清正一宮經濟收入，於嘉泰年間（1202-1204）向寧宗上〈嘉泰□年管轄留用光立長生局置莊田飯眾帖文〉，指出他自管轄上清宮以來，因見宮觀中田產不多，厨堂缺乏，雖差道士於四方勸緣，但每日得一飯，食既不足，令道童難望披度，道流稀少，有虧國家奉道之意。故留氏請求依據江西建昌軍麻姑山仙都觀及諸寺觀體例，許上清正一宮道士四散勸緣，讓道童俗家出錢，置辦長生局，添購莊田，這樣也可遇聖節道場置辦物資及接待四方雲遊，以為國祝壽。³⁸這最後也得寧宗勅許。

對比前代留用光傳，婁近垣因著好些留用光的帖文、表的搜集，展現出一個龍虎山上清宮振興者的形象，亦再次將留用光受法之源指向龍虎山。雖然傳記中仍保留了張輔元授天心五雷法、衢州太守夜黑龍事蹟，但重點已放在留用光與龍虎山之關係上。

四、小結

據清婁近垣《(重修)龍虎山志》記，留用光在羽化前口授遺表予寧宗，中云：

切念臣早棄儒冠，精修真教。星冠羽服，參陪正一之壇。龍篆鳳章，粗達希夷之悃……偶徹孝宗之淵聽，俾趨太一之靈樓。救旱飛符，為民請命。屢奉天威之咫尺，洵收雷法之功勤。歲在丙辰之冬，詔董崇真之席，曰暘曰雨，俾殫祈禱之誠。如京如坻，常睹豐盈之慶。實出君相，格天之德。濫伸山林，報國之忠。俞言暫聽於還山，載命□□於化鶴，葺理上清之棟宇，僅得訖工，罄捐私蓄之中瓶，略無長物……³⁹

留用光在表中追述自己一生的事蹟、成就：他早年精修道教，學法行儀；後偶得孝宗聽其道言；又救旱飛符，為民請命，屢行雷法；至還山後，又葺理上清宮……

基於留用光豐富多彩的一生，他為不同時代、不同書寫提供足夠的材料撰作傳記：他時而被描述為入朝高道，又可塑造為五雷宗師、司雨黑龍，或強調他振興龍虎山上清宮。這使他形象在每一次的書寫中被活化，沉澱著不同時代的信息。從這些形象的建構、沉澱，我們更可窺見當時天師信仰發酵、雷法的流行等道教的發展史。



十八世紀末之大上清宮
關槐 (1749-1806)，《龍虎山鳥瞰圖》(局部)⁴⁰

附表：留用光生平

紹興丙寅 (1146) ⁴ 三月二十五日	其母詹氏夜夢漢天師授丹，後懷子 後既誕，秀異渾古，端慤自持，少解悟玄學
年份不詳	受法於上清正一宮道士蔡元久，專以玉府五雷法、正一法為宗主， 密行元鍊三十年
年份不詳	遊南嶽至臨川，逢張輔元（漢天師），至長沙，得為其傳授「天心五雷法」
淳熙丁未 (1187)	衢州旱，太守召其禱雨 為孝宗致雨，賜牙簡金綵，授右街道錄
淳熙十五年 (1188)	拜主管教門公事，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管轄 ⁵
淳熙十六年 (1189)	為剛受禪之光宗祓禳，帝躬清安，賜號冲靖先生
紹熙元年 (1190)	光宗即位，拜錄章祈雪驗，隨左街道錄握太一宮都監
慶元乙卯 (1195)	留氏至括蒼，與蔣叔輿於煙雨樓論古法 至括蒼王夕郎家主齋事 ⁶
乙未、壬戌 (1199, 1202)	蔣叔輿至竹宮向留氏究極齋法。留氏悉以平生得於荆蜀方士隱君子者， 授以蔣叔輿
壬戌 (1202)	為寧宗禱雨驗，賜宸翰牙簡
嘉泰年間 (1202-1203) ⁷	寧宗出內帑錢帛修上清宮，並免差徭 留氏奏立長生局，許置莊田，並助辦聖節道場
嘉泰三年 (1203)	又禱雨驗，效祀禮成，謁謝太一宮，遷左右街道錄
嘉泰甲子 (1204)	請還龍虎山校定黃籙科儀
開禧乙丑 (1205)	寧宗復召，但辭之
開禧丙寅 (1206) 歲旦日	羽化於龍虎山上清宮

註釋：

1.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附錄修書本末》57.4。
2. 按《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57「修書記事本末」中云，蔣叔輿撰《黃籙齋儀》三十六卷。然至南宋金允中（fl. 1225）《上清靈寶大法》，其黃籙齋儀著述已名為《黃籙立成儀》（17.32b）。
3. 關於留用光的生平詳細考及黃籙齋法的修撰，參考拙文：〈蔣叔輿、留用光的生平與《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的修撰〉，收入《南宋黃籙齋儀的發展與變革——以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研究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5），頁21-60。
4.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有一條資料記留用光「甲寅三月二十五日戊時生」（32.5）。按「開禧丙寅」（1206）羽化於龍虎山上清宮來估計，「甲寅」應是紹興四年（1134）。然而，婁近垣卻記於淳熙丁未（1187）才四十歲，而紹興十六年（1146）正是「丙寅」年，故不排除《立成儀》卷32記留用光出生年有誤。而且師承自田居實的留用光，若與其師同年生於紹興甲寅，甚或田氏更早於1074年生，即年長留用光60年，也稍有不妥。然而，若上述《立成儀》卷32文字有誤，留用光可能生於紹興丙寅（1146），則這亦和高文虎於《宋冲靖先生留君傳》中記留用光至衢州禱雨時已「諸法書靡一不練……密行元鍊，垂三十年」（《立成儀》57.6）吻合。整合各條資料的記述，今取紹興丙寅（十六年，1146）為留用光的出生年。
5. 參周必大：《文忠集》卷152，收入《四庫全書》第11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664。
6. 參見《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17.38。
7. 婁近垣《(重修)龍虎山志》中有收一〈嘉泰口年管轄留用光立長生局置莊田飯單帖文〉，雖年份缺字，然留用光自署「左街道錄主管教門公事特差充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管轄」，故應在嘉泰三年遷左右街道錄前。參婁近垣：《龍虎山志》，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2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355-357。
8. 脫脫等修：《宋史》卷394（上海：中華書局；上海：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1977），頁2033。
9. 「提舉」是指道官有實際職掌者，而且為常設官。參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3），頁163-167。
10. 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卷74（北京：中華書局，新華書店總經售，1957），頁4054。
11. 關於竹宮即太一宮的代名，參考拙文：〈蔣叔輿、留用光的生平與《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的修撰〉，頁48-50。

12. 關於留用光師承自蔡元久、王道堅，清婁近垣《龍虎山志》提供較多的線索，詳見本文最後一部分的論述。
13. 高文虎記留用光擅於「玉府五雷法」，參《道法會元》卷57中記有玉府五雷法之鐵券是「以鐵造版長七寸，闊五寸」，並附鐵券符(57.8)。這是用於分明誓約，使命令依法施行。
14. 道錄院內之高階道官。南宋自建炎三年(1129)，廢鴻臚寺，道錄院隸尚書省祠部，其內道官分左、右街正副道錄、都監，其後又在左、右街道錄之上加增「左右街道錄」一階。留用光於嘉泰三年(1203)年正官遷至「左右街道錄」。詳參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頁151-153。
15. 道官有實際職掌者，官稱前後會帶「管轄」等字眼。故組成一個由官階、職、差遣、師號等合併而成的結銜。詳參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頁158-164。
- 南宋周必大(1126-1204)《文忠集》中有〈留用光合出敕回奏〉，顯示留氏於淳熙十五年(1188)就封「管轄既帶主管教門公事」一事已批付三省。見周必大：《文忠集》卷152，頁664。
16. 這德壽宮劉貴妃，應是宋高宗劉賢妃(?-1187)，其卒於淳熙十四年(1187)，正與這段記述吻合。
17. 如傳記中述留用光拒理宗復召後，解化於龍虎山。然理宗在位於公元1224至1264年，按高文虎最晚不過於嘉定元年(1208)為留用光撰傳，理宗時留氏早已作古。另外，兩份傳記中又記留用光因慶元年間(1195-1200)於衢州禱雨應，使得薦於朝，更獲帝賞識。弘治《衢州府志》亦記當時請留用光禱雨的沈作礪是於淳熙九年(1182)任知州，任期主要是在淳熙年間。南宋周必大(1126-1204)《文忠集》中有〈留用光合出敕回奏〉，顯示留氏於淳熙十五年(1188)就封「管轄既帶主管教門公事」一事已批付三省，這正與慶元年間才得薦於朝之說不合。總括來說，這即是將留用光生平事蹟從孝宗、光宗朝錯延至寧宗、理宗朝約三十年。
18. 元明善(1269-1322)撰，張國祥、張顯庸續撰《續修龍虎山志》三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28冊(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19. 婁近垣：《龍虎山志》，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2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16-17。
20. 此為元代留用光傳記的年代錯訛。按高文虎最晚不過於嘉定元年(1208)為留用光撰傳，理宗時留氏早已作古。
21. 元明善(1269-1322)撰，張國祥、張顯庸續撰《續修龍虎山志》，頁117。
22. 張天雨引用太史公司馬談(?-前110)對「道家」的理解，表達其做效太史公之意，集道家之傳，更命題為《玄史》(序，頁1)。這可見其為道家人物按史作傳之意圖。事實上，《玄品錄》的材料多自《史記》、《漢書》、《後漢書》、《晉書》、《新唐書》、《舊唐書》等。可惜如留用光等宋人的傳記，則沒有列明出處。但元明善舊志既較早成書(序言記為延祐元年[1314])，故不排除《玄品錄》的留用光傳記或參考自元明善《龍虎山志》。
- 另《玄品錄》的介紹，可參 Hans-Hermann Schmidt, "Xuanpin lu 玄品錄," i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edited by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893-895.
23. 《玄品錄》及《龍虎山志》之記載大多相同，除了《玄品錄》記張輔元留一書名《五雷書》，元明善的山志是「天心五雷秘旨」。
24. 關於玉府五雷法，《道法會元》卷56-60記有「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樞靈文」，其中序文由神霄運動之王文卿(1093-1153)所撰，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袁冰凌和鮑菊隱(Judith Boltz)亦將這歸入為神霄之法術。見 Kristofer Schipper and Yuan Bingling, "Daofa huiyuan 道法會元," i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edited by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1105-1113 及 Judith M. Boltz, *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7), 27, n54.
- 但 Lowell Skar 認為這傳統與江西北部有關，後來五雷法才成為了天心法與神霄運動中的一部分。Lowell Skar, "Administering Thunder: A Thirteenth-century Memorial Deliberating the Thunder Rit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9 (1996-1997): 170-171.
25. Michel Strickmann (司馬虛)著，安倍道子譯：〈宋代之雷儀——神霄運動與道家南宗についての略説〉，《東方宗教》46 (1975)，頁15-28。
- 其他雷法天心正法的研究，可見 Robert Hymes, "Celestial Heart Taoism," in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26-46. 李志鴻：〈天心正法與兩宋道教的齋醮之變〉，《世界宗教研究》1 (2008)，頁58-66。
26. 約與留用光同時，一部記載南嶽佛道名勝、寺觀，乃致神跡傳聞、題詠碑刻和統治者的封崇的作品——《南嶽總勝集》(有兩篇序寫於隆興改元[1163]和隆興甲申[1164])剛好成書。
- 據《南嶽總勝集》所記，南嶽在南宋時已流傳了不少與道教有關的事蹟、聖地，但當中多與靈寶經和上清經系有關；與正一天師道的關係，只提及漢天師第七代孫獲天書之後曾隱居南嶽軫宿峰。這些元代傳記強調在南嶽遇張天師，這或許與元代天師主領三山符籙，而且張天師的信仰在宋代及以後進一步發酵有關。
- 另有關南嶽及《南嶽總勝集》之研究，參 James Robson, *Power of Place: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 (Nanyue) in Mediev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27. 吾扁編集，吳夔同編：(弘治)《衢州府志》卷6(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90)，頁206。
28. 婁近垣，字三臣，號朗齋，浙江楓涇人，幼年在楓涇仁濟道院出家。後至龍虎山，拜上清宮提點周大經為師，從學五雷法等。雍正五年(1727)，入都設壇禮斗，並治病，獲授「四品龍虎山提點，欽安殿住持」。雍正九年(1731)獲內帑修龍虎山上清宮。後於乾隆元年(1736)帶管道錄司印務，兼東嶽廟住持。婁近垣著作豐富，除了《(重修)龍虎山志》十六卷外，還有《南華經注》、《御選妙正真人語錄》等著述，並有整理科儀，如刪定《黃籙科儀》十二卷，校訂《先天奏告玄科》一卷。關於婁近垣生平，請參婁近垣：《龍虎山志》，頁11-20；曹相駿纂，許光埔增纂：《重輯楓涇小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277。另參細谷良夫著，張澤洪譯：〈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婁近垣為中心〉，《宗教學研究》1 (1994)，頁17-26。
29. 婁近垣：《龍虎山志》，頁18-19。
30. 除了這條龍虎山的師承外，《無上黃籙齋立成儀》也提出一條關於留用光齋法的師承：「次思經師上清靈寶法師，詹君齊古，字稽仲，行化長沙……次思籍師上清三洞法師，田君諱居實，字若虛，甲寅五月初二日生，長沙真巖人，行化兩浙……次思度師上清三洞法師，留君諱用光，字道輝，甲寅三月二十五日戌時生，乃信州貴溪人，以開禧丙寅天鵬羽化于龍虎山上清宮，行化荆湖江浙……」(32.5)即詹齊古→田居實→留用光→蔣叔輿。
31. 王、留並舉除了見於前文提及的元明善的序外，又見婁近垣《(重修)龍虎山志》中「文穎館纂修官兼八旗通志館纂修官加二級嘉定張鵬翮」撰的序。
32. 婁近垣：《龍虎山志》，頁113。
33. 虞集：〈龍虎山道藏銘，并序〉，見《道園學古錄》卷45，收入《四庫全書》第12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635-636。
34. 婁近垣：《龍虎山志》，頁230。
35. 留用光：〈崇寧四年賜上清觀田畝以食道眾蠲免租徭帖文〉，見婁近垣：《龍虎山志》，頁354-355。
36. 王與權：〈上清正一宮碑〉，收入婁近垣：《龍虎山志》，頁534-537。
37. 清人沅元有〈宋城東慈雲院部據府帖碑跋〉云：「十方常住者，單丁去處，一如旅寄，故其去也搬挈一空。有甲乙流傳者，收徒承襲，一如營家，故其久也。」收入《兩浙金石志》卷13。有關甲乙與十方之制度闡述，參唐代劍：《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頁292-293。
38. 留用光：〈嘉泰口年管轄留用光立長生局置莊田飯帛帖文〉，收入婁近垣：《龍虎山志》，頁355-357。
39. 留用光：〈遺表〉，收入婁近垣：《龍虎山志》，頁804。
40. 關槐(1749-1806)，《龍虎山鳥瞰圖》(局部)，清代，手卷，絹本設色，86.9 X 285.7cm，洛杉磯郡立美術館藏。轉引自 Stephen Little with Shawn Eichman, *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 (Chicago: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Berkeley: In Associ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381.

中大論道·道教研究系列論壇（四十）

大鵬與蓬萊——李白奉詔入長安的仙道意蘊

陳偉強 教授

2017年2月9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四十講在香港中文大學梁銶瑤樓303室舉行。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陳偉強教授報告了「大鵬與蓬萊——李白奉詔入長安的仙道意蘊」一題，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了論壇。

陳偉強教授認為李白（701-762）作品中的蓬萊、大鵬等意象為其詩風的神話色彩的重要構成因素。他通過考察李白於天寶元年（742）奉詔入長安的歷史背景及其思想背景，作為分析今存於《天台山志》（《正統道藏》，HY 603）中的詩作〈題桐柏觀〉的基礎，論證此詩上半為李白詩集所載的〈天台曉望〉，而下半則為宋時摻入的內容，有版本將此詩下半作單篇處理並題作〈瓊臺〉，實屬訛偽成分。陳教授集中討論〈天台曉望〉的藝術意象，結合詩人早年與天台道士司馬承禎（647-735）的交往背景，借助前賢考證關於李白何時入長安的成果，並與〈大鵬賦〉及其他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如大鵬、蓬萊等，以及相關歷史互證，分析這些作品的藝術表現背後蘊含著的詩人功名之心和隱逸之志。



蓬瀛仙館副財務主任楊淑貞道長（右）代表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向陳偉強教授致送紀念品

中大論道·道教研究系列論壇（四十一）

風動幡動——《先天斛食濟煉幽科》中的禪宗公案 兼談近世道教科儀編撰問題

許蔚 博士



許蔚博士演講

2017年3月16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道教研究系列論壇第四十一講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東翼二樓活動室舉行。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許蔚博士報告了「風動幡動——《先天斛食濟煉幽科》中的禪宗公案，兼談近世道教科儀編撰問題」一題，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主持了論壇。

許蔚博士表示宋代以來道教科儀爆發式出現，當中既有獨具特色的創造，也有承先啟後的總結。在科儀文本的編撰過程中，不僅會吸取前代資源，也會自行改編與挪借。「非風動，非幡動，人心自動」是著名的禪宗公案。風動幡動出現在道教科儀中，無疑是十分有趣的

現象。除作為典故引用，一般不存在意義上的變化以外，有關文本亦往往被道教化，與原本的公案存在意義與功能上的差異。其中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清末廣東全真科儀《先天斛食濟煉幽科》運用有關文本於攝召儀節，具有覺悟亡魂的意涵。許博士認為該公案之所以能被運用於道教科儀中並生發新的意涵，與宋代以來道教科儀用幡規矩的變化以及中古道教經典文本在宋代道教科儀中的意義轉變有關，反映了近世科儀編撰過程中經典資源利用與科儀實踐經驗的衝突與調諧。

道教信仰入門講座：宋以後道教之「內丹」與「外用」

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道教文化課程校友會合辦。

講者介紹：

山東大學歷史學碩士，南京大學宗教學博士。上海市道教協會副秘書長，上海道教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專職教師。兼任江蘇乾元觀茅山書院研究員，山東師範大學全真道研究中心研究員。自幼酷愛中國傳統文化，現主要從事道家道教思想、經典及道術修煉的整理和研究。迄今發表道學論文數十篇，出席國際道教學術研討會及論壇多次，並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道教重大課題研究。



王馳博士

講座概要：

在傳統語境中，道教之「內丹」乃綜合性概念，實際涵蓋了作為學問的內丹學、作為技術的內丹修煉方式，乃至於證真而成的內丹道果。宋以後，內丹逐漸成為修仙了道的主流法門，遂對諸般道術產生了強大的滲透力，並借眾多仙真高道之手在塵世間生起外用，從而構建了近千年來道教發展豐富多彩的歷史。本講座即分別以「內煉金丹，外起雷霆」的道教雷法和「內執金丹，外化成拳」的內家武術為考察對象，揭示「內丹外用」不僅是一個水到渠成的微妙過程，更是道門中文化接引與轉型的獨特智慧。



清微雷法祖元君

講者：	王馳博士
日期與時間：	2017.4.2(日) 下午2:30-4:30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環教學中心1樓演講廳 (中環夏慤道12號美國銀行中心1樓 — 港鐵中環站J3出口或金鐘站B出口)
語言：	普通話
報名方法：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2976113



(QR Code 連結報名表格)

名額有限，額滿即止。歡迎致電3943 1103，或電郵daoist@cuhk.edu.hk查詢。

2016-2017年度道教文化證書課程 單元四第二部分「道教經典」

為了提升大眾對道教文化的認識，自2006年開始，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作，開設道教文化證書課程，提供道教文化基礎知識、道教養生與度亡觀念、香港道教與宮觀考察、道教科儀及經典、道教與中國文化及藝術、道教與易經與術數六個單元課程。

單元四第二部分「道教經典」將於本年3月31日（星期五）開課，我們更邀請得南京大學宗教學博士、上海道教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王馳博士來港授課，向學員介紹道教科儀經典。本部分將通過選讀科儀經典，詳盡分析其儀式結構和思想內容，以展示道教科儀的豐富內涵。

課程資料：

講師	王馳博士
上課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尖沙咀東海教學中心 (尖沙咀加連威老道98號 東海商業中心3樓)
查詢	歡迎致電3943 1103， 或電郵daoist@cuhk.edu.hk

上課時間及內容：

課堂	日期與時間	課室	課堂內容
第一講	2017.3.31(五) 下午7:00-9:00	308C	科儀經典選讀： 《無上秘要·齋戒品》
第二講	2017.4.1(六) 下午2:30-4:30	308G	科儀經典選讀：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誠誓始·誦經儀》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誠誓始·講經儀》
第三講	2017.4.7(五) 下午7:00-9:00	308C	科儀經典選讀： 《道法會元·清微道法樞紐》 《道法會元·清微宗旨》
第四講	2017.4.8(六) 下午2:30-4:30	308G	科儀經典選讀：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煉度儀》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道教經典文庫

第二期：「香港、澳門地區道教科儀文獻」

Daoist Repository

Phase II: Ritual Text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黎志添 教授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本身就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中國宗教文化寶庫。在中國，道教歷來就是一個具有精神影響力的本土傳統宗教。可以說，道教的宗教信仰特色在於其能滿足本土各個階層對超越生活世界束縛的追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道教是以科儀立教的。因其「土生土長」的身份，道教在齋醮儀式之中已經自然而然地表達了中國人祈願、懺悔、赦罪、解脫及拯救等宗教精神。可以說，道教是屬於儀式型的宗教。其齋醮儀式裏所包含的宗教信仰非常豐富，而且也密切地滲透於民眾的生活習俗之中。

香港和澳門的道教科儀傳統，主要是二十世紀初從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祖壇傳來。例如香港蓬瀛仙館和青松觀，其著名的超幽科儀本——《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基本上是從廣州三元宮同治元年（1862）《濟煉全科》的刻板而來的。至於大多數供奉呂純陽祖師的道堂，其使用的《呂祖無極寶懺》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由南海縣西樵山雲泉仙館傳入香港的。

其次是澳門地區的正一派道教科儀傳統。從十九世紀以來，澳門地區的正一派火居道士就一直為當地民眾提供各種屬於道教科儀傳統的功德法事。澳門原屬香山縣，因此澳門正一派道士應傳承了香山縣火居道士的傳統。例如此次借予我們掃描其所藏豐富道教科儀文獻的吳慶雲道院，其創立人吳致和（道號謁元）是於清末光緒年間，從順德遷往澳門，並開設至今已歷經四代的正一派儀式事業。2011年，吳慶雲道院第四代傳人吳炳銜道長更以其所傳承的澳門道教科儀音樂，成功申請得到「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

道教法事科儀依據陽事和陰事兩類來劃分。陽事科儀即屬清事、吉事，用以祈福、謝恩、讚星、禮斗、酬神、慶賀、開光、朝供、禮懺、早晚功課等。至於陰事科儀即屬度亡功德法事，用以攝召亡魂、沐浴過橋、破獄、散花解結、施食煉度等。

為了保存香港和澳門道教歷史的科儀文獻，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道教經典文庫第二期的發展得到澳門吳慶雲道院、香港蓬瀛仙館、雲泉仙館及翠柏仙洞的支持，把其具有代表性及非常珍貴的三十五種科儀文獻圖像化，並存入文庫裏，以供學者研究及一般讀者閱讀之用。

該批從清代至民國的香港和澳門道教歷史科儀文獻的重要價值在於豐富這兩個地區的道教及習俗歷史研究。道教研究學者歷來不重視研究香港和澳門道教發展的原始文獻。目前仍然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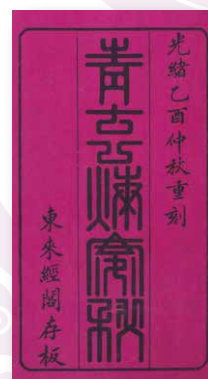
學者專注於研究香港和澳門的道教科儀歷史。甚至有學者錯誤地以為清代至民國時期道教已經處於衰微狀態。

此次收集的三十五種科儀文獻保存了香港和澳門地區流傳的諸多清代道教科本的珍貴版本。例如，光緒十九年（1893）原版的《九天大羅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寶懺》（簡稱《呂祖無極寶懺》）、同治四年（1865）廣州三元宮藏板的《太上玄門早堂功課經》及《太上玄門晚堂功課經》、光緒六年（1880）太和道院本的《玉山淨供幽科》、光緒十一年（1885）東來經閣存板的《青玄集要煉度施食科儀》等。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提升道教經典的學術研究價值，特別建立了「道教經典文庫」，利用現代電腦科技把這批香港和澳門地區的道教科儀文獻全部掃描及數位化，使讀者可以更方便及深入地進行網上閱讀。本人深信「道教經典文庫」將促進道教文化愛好者對中國傳統經典智慧的學習、研究和欣賞。



《玉山淨供幽科》，清光緒庚辰（六年，1880）刻本，太和道院本，粵東南邑龍溪合真堂藏版



《青玄集要煉度施食科儀》，清光緒乙酉（十一年，1885）刻本，東來經閣存板

《道教研究學報： 宗教、歷史與社會》第八期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No. 8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為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合作編輯之學術期刊。《道教研究學報》第八期已於2017年3月正式出版。本期學報的主題為「道門生活：敘述與實踐」，分為「道門生活敘述」和「道教戒律與實踐」兩個部分，共收錄七篇英文論文，他們原來發表在2015年9月為慶祝施舟人教授八十壽誕而舉行的「道門生活」國際會議上。學報另載有四篇書評評介近年出版的四部中英文道教研究著作。

Daoist Lives: Narrative and Practice

道門生活：敘述與實踐

Preface 前言

Franciscus Verellen and Vincent Goossaert

Daoist Narratives 道門生活敘述

1. Sisters of the Blood: The Lives behind the Xie Ziran Biography
Stephen R. Bokenkamp
2. Daoist Modes of Perception: "Registering" the Living Manifestations of Sire Thunder, and Why Zhuang Zi is Relevant
Mark Meulenbeld
3. Narrative *daoqing*, the Legend of Han Xiangzi, and the Good Life in the *Han Xiangzi jiudu Wengong daoqing quanben*
Wilt L. Idema

Precepts and Practice 道教戒律與實踐

4. Cultivating Conduct and Establishing Merit: Pursuing the Good Life in Early Daoism
Terry Kleeman
5. Lu Xiuqing (406–477) on Daoist Practice: Ten Lessons in *The Way and its Virtue*
Franciscus Verellen
6. Tracing Back Wang Changyue's Precepts for Novices in the History of Daoism
Yuria Mori
7. Writing as a Threshold between the Worlds: Glyphomancy in China
Brigitte Baptandier

《了解道教》本年五月出版



扶乩道壇 (香港省善真堂)



打齋儀式 (香港殯儀館)

本中心於2016年中與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合辦「了解道教」課程。黎志添教授四次講座圓滿結束後，相關書稿已交由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出版印行，預計本年五月面世。

《了解道教》一書是通過四次圍繞道教知識的演講整理而成，將日常生活中所及的道教現象和深奧的道教知識融匯為一爐，把道教一般性的知識傳達給希望了解道教的普通大眾。

本書共分五章，分別討論道教的起源及歷史發展、道派、道教的神明及儀式、呂祖道壇與扶乩信

仰、道教的生死觀，循序漸進，從而勾勒出一條了解道教的線索。作者希望通過一層層的解說，讓讀者不單是從哲學的、抽象的層面去了解道教，而且是从宗教的、具象的層面去認識道教，並且能從自己的身邊發現道教。本書附有多幀精美圖片，讓讀者對道教的典籍、科儀法事、神靈造像及畫像、宮觀建築等各個方面有更深刻的印象。附錄部分還收入香港粉嶺蓬瀛仙館的景觀圖和說明，介紹該道觀的建築風格、藝術特色、神明供奉、相關傳說及典故等等，引領讀者從不同角度欣賞中國傳統的建築和道觀文化的特色。

《修心煉性——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 白話註譯》（黎志添編譯）

本年五月出版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簡稱《靈妙真經疏解》）係一部有關道教修心煉性的清代道經。據經文說，斗姥元君（經中尊稱為先天斗帝，以下稱斗姥）和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以下稱呂祖）於嘉慶初（大約在三年至八年間，1798-1803）在北京一個奉祀呂祖為主神的乩壇——覺源壇上降示了這部經典。《靈妙真經疏解》起首收有一篇〈讚偈〉，云：「本壇恭逢斗帝聖誕，舉行慶祝典禮，幸蒙慈照，普被恩光，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九品。」

《靈妙真經疏解》包含兩個主要的部分，「斗姥降經」（稱本經）和「呂祖疏解」（稱疏解）。本經共有九個章節，由斗姥於九月初一日至九日，即九皇寶誕的慶祝期間，敕令紫微星君（斗姥元君的次子）降示予覺源壇弟子，目的是希望在壇弟子能夠繼承天仙派修煉金丹的傳統，並能以此真經廣化度人。至於「疏解」部分，則是出於呂祖的降示，為本經的每章內容進行梳理解釋，使經文的旨意更加清晰明白。大概而言，《靈妙真經疏解》每章的結構是以斗姥降示的經文為先，隨後就是呂祖的疏解。

這是一部講論道教修心煉性的內丹經書，一改以往丹經的深邃難解，運用平實簡易的文字，強調人本來擁有尊貴的靈性，可惜被塵世中各種慾望蒙蔽，不過仍可通過自我修煉，重獲靈妙真性，並一一指出道教心性修煉而致玄通微的真正功法。例如，呂祖疏解說：「遠離慾望對於修心養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關口。因為，但凡一切日常百態和世間俗情以及各種愛慕和因緣，只要稍稍一動心，就已經是所謂的『慾』了。完全遠離慾望就能保全真性，亦能達到寂靜清和、虛無廣遠，與宇宙萬物渾然一體的玄妙之境。然而，成仙成佛的首要關鍵仍在於從自己的身、心中尋求道的本原。」

本書白話註譯《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使用的底本為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的清代嘉慶《道藏輯要》，並以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藏嘉慶十年版《呂祖全書正宗》作為參考。加上全新註譯的白話版本，本書希望能為當前充斥著物慾利益、社會階層之間衝突與不和諧，以及種族和宗教紛爭的人類社會，帶來一點如經文裏所指出的修煉本心、求得清淨的道理。

本書為精裝甲、乙兩冊本，甲部包括註譯使用的經書版本簡介、《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清代嘉慶《道藏輯要》本）原經影印本、《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常用繁體字標點本、常用繁體字與原經異體字對照表。乙部主要是白話註譯《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以便讀者將原經與白話註譯進行對照閱讀。真經貴重難得，註譯平易明晰，藏用皆宜。

《修心煉性——〈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內容一覽

甲部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版本簡介
（黎志添）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原經
影印本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常用
繁體字標點本

常用繁體字與原經異體字對照表

乙部

序一（善玄精舍研經小組）

序二（黎志添）

凡例

導讀

《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

1. 朝禮斗姥
2. 靈妙真經第一章 緣起品
3. 靈妙真經第二章 持心品
4. 靈妙真經第三章 解脫品
5. 靈妙真經第四章 精進品
6. 靈妙真經第五章 布施品
7. 靈妙真經第六章 離欲品
8. 靈妙真經第七章 清淨品
9. 靈妙真經第八章 煉虛品
10. 靈妙真經第九章 超昇品
11. 收讚·三皈依
12. 斗帝敕演九品靈妙真經疏解後跋
（蔣予蒲）

後跋

附錄一 香港善玄精舍簡介

附錄二 香港善玄精舍助印
善信芳名

參考書目

2017年第九期《道教研究學報》約稿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為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法國遠東學院共同出版的一份學術期刊。雖然近數十年來道教研究進展迅速，但學術界仍未給予足夠重視。我們認為有需要建立一個供中外學者發表最新道教研究成果的學術園地。

本學報研究範圍廣闊，但凡道教研究，無論採取社會科學抑或人文科學諸進路，討論從古至今道教在中國歷史或地方社會上的發展等，均所包容。本學報更鼓勵配合田野考察或嶄新文獻的創新性研究，強調多元學科背景的學術討論。除論文外，本學報還刊登書評、書目、學術動態、專欄等。

本學報為東西方學者提供一個共同討論的新平台，強調英文與中文並重，因此論文可以英文或中文發表，每期皆有英文及中文論文刊登（不予翻譯，但附有文章摘要的譯本）。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主編為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編輯委員包括資深學者，負責英、中文的文字編審。學報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和全球發行，每年出版一期，包括電子版。

本著百家爭鳴的學術精神，學報歡迎個人來稿或以研究計劃專輯特刊形式刊出，已發表過之文章恕不接受。所有來稿採用與否，完全基於稿件的學術水平與理論貢獻；如符合本刊宗旨及研究範圍，將以雙匿名方式送請兩位或以上相關學者專家審查通過。

投稿郵箱：daoist@cuhk.edu.hk。

Daoist Studies Series 道教研究學術論叢（英文）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on Daoist studies, the Centre has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o publish the "Daoist Studies Series". This series will be in English and is projected to release each year.

The scope of the series is broadly defined as all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o the study of Daoism. We call for submissions of English book manuscripts of original scholarship, which explore Daoism in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from pre-modern to contemporary period. Submissions will be peer-reviewed and be endorsed by an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Please send submissions to: daoist@cuhk.edu.hk.

為了提高道教學術研究水平，擴大道教研究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近日簽署協議，合作出版「道教研究學術論叢」，該叢書主要為英文系列，計劃每年將出版英文道教研究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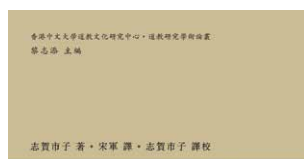
我們熱忱歡迎原創性的英文書稿加入「道教研究學術論叢」，無論是從社會科學角度或是人文科學角度進行的道教研究，探究道教發展的社會、歷史處境，包括從中古至近代時期。來稿將會接受匿名評審及學術委員會的審核。

若有稿件惠賜，請電郵至：daoist@cuhk.edu.hk。

道教研究學術中文論叢

為了提高道教學術研究水平，擴大道教研究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協議合作出版「道教研究學術中文論叢」，每年將出版一本道教研究著作。

我們熱忱歡迎學者提供原創性的中文書稿，共同豐富「道教研究學術中文論叢」，無論是從社會科學角度，或是人文科學角度進行的道教研究，探究道教發展的社會、歷史處境，包括從中古至近代時期。來稿將會接受匿名評審及學術委員會的審核。



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 歷史與認同



清代全真道 歷史新探



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 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



「道教研究學術中文論叢」首三部著作為：志賀市子著、宋軍譯，《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2013)；尹志華著，《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2014)；黎志添編著，《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2016)。若有稿件惠賜，請電郵至：daoist@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課程現正招生

宗教是人類文化的核心，與我們的社會文化、生活息息相關。了解宗教有助認識自我的生命、社會的問題及世界的局勢。不同宗教的傳統對社會具不同政治力量，可促進社會分層或發展，但宗教力量也能導致社會的分歧，甚至產生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

故此，了解各宗教的歷史和現狀，有助明白以上問題的背後成因，學員可藉此鍛鍊多角度思維。課程宗旨是期望學員擁有開闊和批判性的視野，將宗教的智慧應用於實際生活上。

課程內容:	http://www2.crs.cuhk.edu.hk/mars/about-mars
課程報名程序:	http://www.gs.cuhk.edu.hk/page/ApplicationforAdmission
截止報名日期:	2017.4.30
查詢:	曾小姐 3943 6508/ mars@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梁詠瑤樓218室
電郵：daoist@cuhk.edu.hk

電話：(852) 3943 4464 傳真：(852) 3943 4463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daocul>

印刷數量：2,500份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添
執行編輯：陳虹莊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香港中文大學 道流社